

野 望

王 绩

东皋薄暮望^[1]，徙倚欲何依^[2]。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3]，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4]。

【作者简介】

王绩(585—644)，字无功，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县）人。为隋末大儒文中子王通之弟。王绩博闻强记，性敏好学。隋朝末年因孝悌被举荐，官秘书省正字。然王绩为人简放，对繁文缛节、拜揖之事尤为不惯，史称“端簪理笏，非其好也”。后以疾去职，除扬州六合县丞。在六合任上，由于他耽溺饮酒，荒疏职事，遭人弹劾。唐初武德中，王绩被征，待诏门下省；待诏期间，他也只是贪恋该职位每日供给的三升美酒。王绩善饮，时有“斗酒学士”之称。贞观初年，王绩以足疾罢归，几年后，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再次求仕。他听说太乐府史焦革善酿美酒，请为太乐丞。不久，焦革夫妇先后亡去，王绩乃弃官归乡，躬耕东皋，号东皋子。他仰慕阮籍、陶潜，寄酒为迹，曾作《五斗先生传》、《醉乡记》以示其志。王绩诗质朴自然，并无唐初藻绘之习，在当时独树一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的作品“置之开元、天宝间，弗能别也”。有《东皋子集》传世。

【解题】

“野望”是在野外眺望之意。此诗大概作于诗人将隐未隐，即将躬耕东皋之际。通过诗人徘徊在东皋时所望见的秋天黄昏时的景物，表达了一种闲适之情和隐居之志。这首诗音律和谐，对仗工整，是王绩诗歌的代表作，对五言律的形成和盛唐诗风均有影响。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九评价此诗道：“五言律前此失严

者多，应以此章为首。”

【注释】

[1] 东皋：王绩隐居之地；薄：临近。

[2] 徙（xǐ）倚：走走停停。欲何依：不知止于何处，也指心情无所着落。

[3] 牧人：一作“牧童”。犊：小牛。

[4] 长歌句：殷朝灭亡之后，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并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兮！吁嗟徂兮，命之衰矣！”事见《史记·伯夷列传》。这句借伯夷、叔齐采薇而歌的典故表达隐居避世之意。薇：一种野菜。

【评析】

王绩生活在隋唐易代之际，身事两朝，三仕三隐，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形成了他独特的情感世界。王绩在另一首诗《晚年叙志示翟处士》中写得明白，他早年“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用世的思想很明显，态度也很积极。可后来因“中年逢丧乱”，便“非复昔追求”了。隋唐易代，社会板荡，个人很容易迷失人生目标而变得无所适从，于是他便产生了激流勇退的思想，“归来南亩上，更坐北溪头”。归隐是怀才不遇的王绩的无奈选择，同时也是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需要，因为他确实看到了潜藏在仕途中的巨大风险，“位大招讥嫌，禄极生祸殃”（《赠梁公》）。

王绩十分仰慕陶渊明，他在人生道路、生活方式，甚至诗文风格等诸多方面都明显地受到了陶渊明的影响。王绩诗中成就较高的是那些田园题材的作品，大都写得平淡自然，韵味隽永，与陶渊明诗非常接近，这首《野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首诗通过描写秋天黄昏时的景物，融情人景，由“望”到“怀”，由感观认知升华到理性顿悟，含而不露却又明白无误地道出了他内心深处的隐逸之志。

首二句写诗人临近黄昏时徘徊在东皋之上，四处眺望，走走停停，不知止于何处，一副若有所思又若有所待的样子。“东皋”

点明地点，“薄暮”写出时间，“望”是关键，是写诗缘起，“徙倚欲何依”写无所适从的茫然心情。诗人三仕三隐的经历说明诗人在仕和隐之间有过非常激烈的思想冲突和非常艰难的选择，而现在该何去何从，诗人犹豫不定。在一个秋天的黄昏，他漫步东皋，边走边看，在外人看来他似乎只为观景而流连，实际上，“徙倚欲何依”所刻画的不仅是他的外在行为细节，更是他复杂冲突的内心世界。这是现实的王绩向理想的内在自我发出的质询。

有所期待必有所追求，诗人渴望在“望”中找到“欲何依”的答案，接下来四句写诗人所望见之景。前两句“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属自然景观，是静景，上句是近观，下句是远望；“树”和“山”的重叠显示出诗人的“望”是非常细致的，由树到山，由近及远，画面十分开阔。后两句“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是人文景观，是动景，牧人显得闲散，猎马显得威严。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交错，动静结合，相得益彰，画意盎然。四句表面上纯是写景，实则句句含情。秋天的树叶落归根，不动的大山目送着夕阳西下，两句意在突出一“归”字。在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伴着落日余晖，牧人赶着小牛回村了，狩猎者的猎马身上挂着猎物回来了，在诗人眼中，这一切显得那样和谐。尤其是牧人和猎马归来时那份充实感和怡然自得的情趣深深地打动了诗人。

诗人从所望之景中找到了“欲何依”的答案，由向外张望到内心自省，从而引发“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的感慨。“相顾无相识”是写王绩素怀高雅，缺少知音，这种“高尚的孤独感”在王绩作品中是一种普遍的存在。他在《自撰墓志铭》中说自己“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于是退归，以酒德游乡间，往往卖卜，时时著书，行若无所之，坐若无所据，乡人未有达其意者”。看来无论是仕是隐，王绩都有一种不被别人理解的感慨。这种孤独也不见得就让

诗人感到苦闷，相反却有助于诗人在孤独中玩味归隐的乐趣，至少他还可以将志怀高洁的古人引为自己的同调。“长歌怀采薇”句含而不露地申明了自己归隐的志向和决心。

这首诗在艺术上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除了前面提到的景中含情、诗中有画的特点外，布局谋篇的章法也十分严谨，如前言“薄暮”，后言“落晖”，前言“欲何依”，后言“怀采薇”，前后照应，浑然一体。另外，这首诗韵律和谐，对仗工整，在五言律发展过程中属于早期的妙手偶得的佳作。总之，这首诗平淡自然，质朴无华，却意境旷远，韵味无穷。迥异于唐初宫廷文人的诗作，难怪杨慎称赞王绩的诗“盖王杨卢骆之滥觞，陈杜沈宋之先鞭也”（《升庵诗话》卷三）。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王 勃

城阙辅三秦^[1]，风烟望五津^[2]。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3]。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4]。无为在歧路^{5]}，儿女共沾巾。

【作者简介】

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出生于学术世家，祖父文中子王通是隋末大儒，从祖王绩是初唐著名诗人。王勃少有文才，乾封元年（666）应幽素科及第，授朝散郎，转沛王府修撰，因在诸王游戏时为沛王作《檄英王鸡》，惹怒唐高宗，被逐出沛王府后漫游蜀中，得江山之助，名篇迭出，声名远播。曾任虢州参军，犯死罪，虽遇赦免，但其父王福畴却受累被左迁交趾令。王勃南下省亲，渡海溺水而死。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当世，号称“初唐四杰”。他

们长于骈文，所作多音韵和谐、对仗精切，任意挥洒，独具一格。其七言歌行，以赋为诗，体制宏大，气势雄健。五言诗对格律诗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贡献。“四杰”诗虽未脱尽六朝余习，但流丽中不乏宏放浑厚，尤其是在对诗歌题材的扩大，以及对高昂之志和不平之气的抒发等方面，显示了诗歌发展的新气象，被大诗人杜甫许为“不废江河万古流”。王勃在“四杰”中才气最高，成就也最大。有《王子安集》20卷。以清人蒋清翊《王勃全集笺注》最为流行。

【解题】

这首诗是王勃写给他的朋友杜少府的临行赠别之作。诗中除了表达惜别之意外，还有对友人的勉励，既情深意重，又乐观豁达，一反传统送别诗悲怨的情感模式，特别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联，更是为历代读者所传颂。杜少府，名不详，少府在唐代是县尉的美称。之任即“到任、上任”之意。蜀川指蜀地。

【注释】

[1] 城阙辅三秦 意谓长安城以三秦为辅卫。阙 本指宫门前的望楼。辅 护卫。三秦 今陕西一带，古为秦国，项羽灭秦，分其地为雍、塞、翟三国，故称三秦。

[2] 风烟 风景、风光 自然景色。五津 蜀地长江从湔堰到犍为一段的五个渡口。

[3] 宦游 为做官而远游四方。

[4] 海内二句 从曹植《赠白马王彪》“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几句化出。四海 指四海之内。古人认为我国疆土四面环海，故称国境以内为海内。比邻 近邻。古代五家相连为比。

[5] 无为 不要。歧路 岔路 分手的地方。

【评析】

农业文明在中国的产生和成熟都是极早的，其封闭的生活方式和土地依赖性，再加上周代以来在宗法制度的社会背景下所形成的重视人伦与亲情等文化特征的影响，在古代中国社会很

早就形成了对离别的固定化情感。被王士禛称为“万古送别之祖”的《诗经·邶风·燕燕》一诗，即已对送别时的悲伤之情作了独特的表述，其首章曰：“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涕泣如雨。”虽然，对此诗的写作背景，学者们的解释有分歧，但它写的是送别，所表达的是“涕泣如雨”的悲伤之情却是没有疑问的。事实上，《诗经》中送别与悲伤之间的这种关联并不是偶然的。它只不过开了一个头，在以后的文学史上，发端于《燕燕》的这种送别诗情感模式几乎也是中国古代送别文学最常见的情感模式。楚辞《九歌·少司命》曰“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就已将“生别离”作为人世間最令人悲伤的事情来看待了。这当然也不是偶然的，而是诗人对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诗性总结。这种声音在古诗十九首中再一次回响起来，“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生别离被作为人生的不幸再一次地标出。显然，在春秋直至秦汉时代，中国文化已经非常明确地把“生离”看作是比“死别”更令人痛苦的事；“悲莫悲兮生别离”的民族文化心理已经基本定型。以后的送别文学，从总体上说不过是文学家对这种文化心理富于个性的体验和感悟罢了。

因此，王勃之前乃至之后的送别诗大都写得悲悲切切，令人神伤。相比之下，王勃这首诗却能一反常态，表现出乐观向上的情感，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一、二句从相送地长安写到目的地蜀川，对仗工整，境界宏阔。首联表面是说长安城以三秦大地为辅卫，更显得雄伟壮丽，而放眼向杜少府即将前去的蜀地望去，只见到迷迷濛濛的一片风烟。实际上，这两句中已经包含了无限的惆怅，从长安这样的佳丽地到蜀地任职，本不是什么得意之事，尤其在将从地方调入京师视为“登仙”的唐人眼中，这更无异于被贬谪。而望眼中的一片“风烟”，又是很容易引发人的伤感的。因此，首联除了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广阔辽远的空间背景，为以下的抒情提供了相应的美学空间外，伤别之情实际上已经充盈其

中，只不过作者引而不发罢了。

接下来，作者仍不急于说出这伤别之意，而先以“与君离别意”一顿，却并不点破伤别之意究竟如何，而是进一步从侧面加以烘托，具体写了自己和杜少府眼下的处境——“同是宦游人”，也就是说两人本来都是离乡来京城游宦之人，本已经远离家乡和亲人，饱尝了离别的痛苦。现在两个好朋友又不得不在客中分手，这无疑使两颗易感的心灵又多了一重痛苦，也自然地加重了离别的伤感。

全诗前四句，虽无一字涉及到伤别，但却为伤别之意的表达，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势。按照送别文学传统的写法，诗歌的后半部分，就应该将这已蓄足之势毫不保留地尽情释放出来，一抒心头的郁闷。但作者却并没有照搬传统送别文学的老套路，而是将浓郁的离愁弃置一边，以非常乐观高昂的情绪，从传统的离愁中挣脱出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从曹植《赠白马王彪》“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几句化出，却更加精练。从传统对离愁的普遍认识来看，该诗实际上也是对友谊作了高度的礼赞，“生别离”虽是人世间最令人悲伤的事情，但是只要有纯洁的友情在，即使“同是宦游人”而“相去万余里”，也完全不必“黯然销魂”。这样末二句对朋友的劝慰就显得水到渠成。全诗意境宏阔，情调高昂，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在古代送别诗中别具一格。

古 意

沈佺期

卢家少妇郁金香^[1]，海燕双栖玳瑁梁^[2]。九月寒砧催木叶^[3]，十年征戍忆辽阳^[4]。白狼河北音书断^[5]，丹凤城南秋夜长^[6]。谁为含愁独不见^[7]，更教明月照流黄。^[8]

【作者简介】

沈佺期（约 656—714），字云卿，相州内黄（今河南省内黄县）人。上元二年（675）擢进士第，授协律郎，以善写宫廷应制诗得到武后的赏识，官至考功员外郎。因媚附张易之等权贵，长流驩州。后被召回宫中，任起居郎兼修文馆直学士，常在宫中陪侍。有一次，中宗命学士群臣歌《回波》乐辞而起舞，佺期巧撰歌辞使得龙颜大悦，中宗令人赐给他象牙笏板和红色官服，都是破格礼遇。后来又担任过中书舍人、太子少詹事。于开元初卒。沈佺期在应制诗之外，也有一些有现实内容的佳作。他在诗史上的地位主要来自他对于律诗形式方面的贡献。他和宋之问在前人声律探索的基础上，“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新唐书·文艺传》），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最后完成了近体诗体制。他与宋之问在诗史上并称“沈、宋”。有诗 10 卷。

【解题】

这是一首拟古乐府之作，一名《独不见》。《独不见》为古乐府旧题，《乐府解题》云：“独不见，伤思而不得见也。”内容多写不相见之苦。本诗主要写思妇的愁怨，对唐代边塞诗影响很大。

【注释】

[1] 卢家少妇句 借用梁武帝萧衍《河中之水歌》诗意。《河中之水歌》云：“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东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香合香。”卢氏为六朝至唐代世家大族，这与诗中描写的少妇居处陈设的华美是一致的。郁金香：以郁金香浸酒和泥涂壁的堂屋。郁金香，一作“郁金香”。郁金香，用郁金花制作的异香，大秦国出产。

[2] 海燕：又名越燕，燕的一种。海燕于春季北飞，于梁上筑巢。玳瑁（dàimèi），属海龟类，龟甲坚硬美观可作装饰品。

[3] 砧（zhēn）：捣衣石。古代妇女把织成的布帛放在砧上用杵捶打，以便于缝制。又称“捣练”，秋天正是赶制寒衣的时节，诗中称“寒砧”是因为要逢制冬衣，寄给戍卒。催木叶：指砧声至秋而起，树叶也随秋而

落。

[4] 戍：驻守。辽阳：在今辽宁省辽河以东地区，唐时为东北边防要地。

[5] 白狼河北：即上句所说的辽阳，征人远戍之地。白狼河：即今辽宁省境内的大凌河。音：一作“军”。

[6] 丹凤城：指京城长安。汉武帝于长安造凤阙，凤阙成为长安的标志。唐时长安城南为住宅区。

[7] 谁为：为谁”的倒文；一作“谁谓”，又作“谁知”。

[8] 流黄：杂色丝绢。这里指帷帐。

【评析】

本诗为征人思妇题材的作品，从思妇角度抒写对征人的怀念。开篇以梁间双栖的海燕起兴，引发出思妇的离愁。“郁金堂”、“玳瑁梁”描写屋宇装饰的华美，与卢家少妇的世家身份相一致，同时也烘托出抒情主人公的美好形象。这个贵族少妇站在富丽堂皇、香气馥郁的堂屋中，看到了正在梁上双栖着的燕子。双飞双栖的燕子是少妇与丈夫以前美满生活的写照，今日却反衬出少妇的孤独，引起她对远征在外的丈夫的思念。接下来二句，“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按唐代定制，深秋为戍卒缝制冬衣。所以，李白诗云：“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子夜吴歌》之三）深秋九月正是引人愁情的季节，又到了为戍边的征人缝制冬衣的时候，听着落叶萧萧，加上砧声阵阵，如何不牵动人的离愁别绪？年年捣衣寄远，却年年远征不还，征人在外已经十余年了，年年相忆，年年虚度。长久分离，空床独守，饱尝寂寞凄凉之苦，更何况丈夫已很久没有来信了，怎能不让人牵念呢？自己在长安城南的家里，徒然牵挂着戍守在东北边陲的丈夫，辗转难眠，更觉得耿耿秋夜漫长难熬。既然相思不得相见，这种愁绪无人可诉，也无从排解，只有默默承受，怎奈一团明月光照射在丝织的帷幕上，挥之不去，徒然添人愁烦。月在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是一种引发离情别愁的意象，满月象征团圆，但对于离别者来说，却足以引发乡

愁。苏轼《水调歌头》：“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明月不了解离别的苦闷，偏偏一整夜地照在孤独者身上，引人愁绪。埋怨明月不解人意，都是无理之至却有情之至的笔法。本诗结尾以“明月照流黄”，的景象来烘托离愁别恨。情景交融，意境鲜明，余韵不尽。

本诗写法上最大的特点是通过环境描写烘托思妇的哀怨。海燕、寒砧、落叶、明月，都成感发思妇愁情的刺激物，也是思妇孤独的见证者，在无情之物上寄托了人的感情，使它们成为仿佛带着人的呼吸、与人同情共感的生命体。凭借这些富有寄托的意象，少妇的相思之怀得到了充分的抒写和展现，全诗华美精整，神完气足，在意境的营造上是十分成功的。从《诗经》开始的征戍诗，到唐代蔚为大观。而唐代的边塞诗，在写法上脱不开此诗的影响。

此诗虽题为乐府，但在形式上已是成熟的律诗，对仗工稳，音律和谐，起承转合，跌宕有致。首联以物起发感兴，颌联写思妇在深秋季节的对征人的思念，颈联转写思念没有结果。“白狼河北音书断”承接“十年征戍忆辽阳”，“丹凤城南秋夜长”承接“九月寒砧催木叶”，中间两联分别从边塞和长安两处落笔，皆是一笔分做两笔的写法。尾联以景结情，十分巧妙。这首诗对唐代律诗影响很大，历来得到很高评价。姚鼐说它“高振唐音，远包古韵，此是神到之作，当取冠一朝矣”（姚鼐《古文辞类纂》），并非虚誉之辞。

春江花月夜

张若虚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1]，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2]，月照花林皆似霰^[3]。空里流

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4]。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5]。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6]。谁家今夜扁舟子^[7]？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8]，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9]，捣衣砧上拂还来^[10]。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11]。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12]。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作者简介】

张若虚，生卒年不详，初唐后期著名诗人，新旧《唐书》均无传，所留下的生平资料甚少。据《旧唐书·贺知章传》记载，可知张若虚是扬州人，曾做过兖州兵曹。开元初年，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并称“吴中四士”，名动当时。其他生平事迹难以详考。所作诗篇也多散佚，《全唐诗》仅存录二首。一首是五言排律《代答闺梦还》，通篇写闺中女子春日情愁，形式华丽，音节考究；另一首便是“孤篇横绝”（王闿运语）、千载而下盛传不衰的《春江花月夜》。

【解题】

《春江花月夜》为乐府旧题，属《清商曲辞·吴声歌曲》。据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七引《晋书·乐志》所云，此曲本是吴地民歌，被引入陈朝宫廷，后主和宫中女学士及朝臣唱和为诗，成为陈隋以来宫体诗的诗题之一。《乐府诗集》所载《春江花月夜》题下共有诗七首：隋炀帝杨广二首、隋诸葛颖一首、唐张子容二首、张若虚和温庭筠各一首。其中以张若虚这首篇幅最长，成就最高。这首诗以“江”、“月”为中心，融诗情、画意、乐感、哲理为一炉，合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营造了一个纯净绝美的意境。

【注释】

[1] 滟滟 (yàn): 水波荡漾的样子。千万里: 一作“千万顷”。

[2] 芳甸 (diàn): 长满花草的原野。

[3] 霰 (xiàn): 小冰粒。

[4] 汀: 水中或水边平地, 此处指江畔沙滩。

[5] 只相似: 一作“望相似”。

[6] 青枫浦: 泛指江边离别的地点。

[7] 扁 (piān) 舟子: 漂泊江湖的游子。扁舟: 小船。

[8] 可怜: 可爱。徘徊: 月影移动。

[9] 玉户: 指女子卧室。

[10] 捣衣砧 (zhēn): 捣衣用的垫石。

[11] 鸿雁二句: 写相思之情无法传递。即使有鸿雁长飞, 也难以像月光一样飞度到心上人的身边; 鱼龙固然可以传书, 但此刻或潜或跃, 徒然在水面上激起阵阵波纹。这是从“鱼雁传书”的传说化用而来。文, 通“纹”。

[12] 碣石句: 极言两地相隔之远, 见面之难。碣石: 山名, 在今河北省昌黎县。潇湘: 水名, 在今湖南零陵。

【评析】

《春江花月夜》是乐府旧题, 张若虚无疑是紧扣题目来写的, “春”、“江”、“花”、“月”、“夜”这些意象在诗中有重点分层次地不断出现, 共同编织出让人心醉神迷的诗境。春与花相对应, 是最美好、也最容易逝去从而让人产生惆怅的意象。江和月, 一在地上, 一在天上, 代表着永恒。“逝者如斯, 而未尝往也; 盈虚者如彼, 而卒莫消长也。”(苏轼《前赤壁赋》) 而夜则为诗人驰骋想像和抒发情感提供了一个可供依托的舞台。应该说, 如何穿插安排这些意象是这首诗获得成功的关键, 而张若虚恰恰以近乎完美的构思做到了这一点。

全诗共三十六句, 每四句一转韵, 每一韵为一层, 如九首绝句连缀而成, 宛转玲珑, 妙合无痕。根据所表现的内容及抒情的方式不同, 可将该诗分为三个部分。

前八句为第一部分，主要是以写景的方式抒情。诗人巧妙地将春、江、花、月、夜安排成一幅图画。由于写景的视角不同，第一部分又可分两层。前四句写的是想像中的广大之景，是虚写。后四句写的是亲眼看到的身边近景，是实写。

诗歌起笔就很有气势：“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春江入海，一望无际，境界自然开阔，经过大海的孕育，一轮全新的月亮在海潮的促动下喷薄而出。“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春江流入大海，明月普照千里，明月的出现使春天的夜晚变得更加可爱。诗人也许不愿辜负这美好的夜晚，特地到江边赏月。“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月光笼罩之下，宛转的江流和芳甸都显得十分安详。花林在月光照射之下如在雾里，若隐若现。“空里流霜”和“汀上白沙”是通过不同的事物来写月光。月光如霜雾迷散在空中，月色中的白色沙岸则似乎让人忘记了月亮的存在。“不觉飞”和“看不见”是诗人的主观感受。这一部分并非为写景而写景，它一方面为下文的议论、叙事作准备，另一方面抒发了诗人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情愫。

第二部分从“江天一色无纤尘”到“但见长江送流水”。这一部分又分为两层。前四句是对月发问，后四句算是没有答案的答案。通过自言自语式的议论，来抒发一种非个人的感慨。“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这句写景起着过渡的作用，江天一色，纤尘不染，万物在沉睡，天地之间仿佛就剩下一轮圆月。诗人童心未泯，忍不住发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古往今来月亮应该就这一个吧，那么到底江边是谁最先看到的月亮呢？月亮又是在哪年哪月开始照耀人间的呢？这看似幼稚的问题包含着诗人对人类起源、宇宙奥秘的深深思索。人类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月亮是为人类而存在吗？冥冥之中谁在安排这一切呢？这样的问题永远没有答案，摆在诗人眼前的事实是这样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人生虽短暂，却

代代无穷，江月虽永恒，却年年如此。“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诗人猜测，江月之所以缺少变化，像恪守着一个承诺在等待什么人。到底在等什么人呢？不知道。只见长江无语东流。同时，“流水”总让人想到时间的流逝。这说明月亮仍将年复一年地等待下去。

第三部分，由天上的期待回到人间，以不完美写完美，叙写人间的期待和离愁。游子思妇在生活中普遍存在着，张若虚在美好的月圆之夜自然想到他们，想像着他们此刻的愿望和感受。作者故意将离愁置于江月的永恒与人类的短暂相对比的背景之下，意味深长，引人遐思。这一部分又分为五层。第一层将游子思妇与“今夜”结合起来。“白云一片去悠悠”是象征，暗示游子远走他乡。“青枫浦上不胜愁”写思妇的离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在这美好的月圆之夜，该有多少游子思妇因为不能团圆而苦恼啊。疑问句式使抒情更加深化。第二层专写思妇相思难耐。“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为不辜负月华如水，思妇忍不住想打扮自己，但“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卫风·伯兮》）所以坐在梳妆台前的女子并无多少欢悦。“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又是春天，又是这样的月夜，思妇如何能成眠呢？把帘子卷起来又放下，放下又卷起，希望卷走恼人的月光，这显然是徒劳的。既然睡不着，就去干点活吧。月下捣衣是旧时生活习俗，李白有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子夜吴歌》）但捣衣时光也像是故意来和自己作对，拂拭不去。“卷不去”“拂还来”是双关的用法，明写月光，暗写心中无法驱遣的相思。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这是第三层，和下一层相照应，写两地的相思。

“相望”指月亮同时照着游子思妇，故曰“相望”，但却难通音讯，纵有传书的鸿雁和鱼龙，也无法让彼此在今夜互通心声。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啊。第四层专写游子的念归。“昨夜闲潭

梦落花”，昨夜还梦见落花漂在潭水上。闲，无所事事曰闲，此处指诸事无心。远在他乡，怀念故土，做任何事都提不起心劲来。“落花”，春天将逝，也指游子思妇的青春将逝。“可怜春半不还家”回家的梦醒之后只能发出一声声的叹息。“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一个美好的季节快要过去了，一个美好的夜晚也快要过去了，可他还是没能回家。“复”字表明游子的归梦和惆怅不是今夜才有的，突出分离之久，思乡之切。

第五层是诗人的感慨。“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此句指月亮西沉，美好的夜晚即将结束，可游子思妇的距离还是那样漫长，春欲老，月欲落，人欲归却不能。“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此句写法类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是一种想知道又无法知道的无奈。能有多少人在今夜回家团圆呢？随月亮落下，恐怕更多的人只得将希望之情变成了失望和落寞。

这一部分主要写月圆人不圆，借人间的不完美来和完美的夜晚相对照，反衬出诗人对人生的热爱。

这首诗艺术成就很高。首先，结构上以月为中心，从月升写到月落，串起诸多意象，散而不乱。内容上将诗情、画情、音乐的美感、哲理结合在一起。三十六句几乎句句有月，直接提到月字的有十五句，不但起到接字钩句的作用，而且有回环往复、不绝如缕的音乐效果。虽不断换韵，却反而更加顺畅。其次，善于从不同角度来表现主题，如时间和空间、过去和现在、短暂的和永恒的等等。再次，综合运用多种方式来抒情，写景、议论、叙事，都是为了抒情。另外，诗中还大量采用象征、双关、暗示、顶真等修辞手法来增强诗歌的思想深度和美学意趣。对这首诗艺术上的成就，前人多有评论。如，明代钟惺说：“将春江花月夜，炼成一片奇光，分合不得，真化工手。”（《唐诗归》卷五）现代学者闻一多更称赞它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甚至“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宫体诗的自赎》）。

登幽州台歌

陈子昂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1]，独怆然而涕下^[2]

【作者简介】

陈子昂（659—700），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县）人。祖上有豪侠之风，他年轻时也有过一段任侠使气、裘马轻狂的生活经历，史书记载他 18 岁始慨然立志，发愤攻读经史百家。21 岁时游学长安，次年赴洛阳应试未果。永淳元年（682）二次应试得中进士。曾拜麟台正字、右拾遗等官。陈子昂素来志向远大，于国家大事多有远见卓识，敢于抨击时弊，只是并未得到重用，往往“书奏则罢之”（卢藏用《陈氏别传》）。圣历元年（698），以父老当归侍为由，解职还乡，栖居山林，后为县令段简诬陷，被捕入狱，忧愤而死。陈子昂诗文兼擅，在文学上卓有建树，于诗标举汉魏风骨，强调兴寄，反对六朝浮靡诗风，作品以《感遇》三十八首最为著名。他的文章涉及到书、表、序、碑文、墓志、吊文、颂等多种文体，文风朴实，长于说理，对唐代古文运动有直接影响。有《陈拾遗集》传世。

【解题】

万岁通天二年（697），武则天派建安王武攸宜北征契丹，陈子昂作随军参谋，由于武攸宜指挥不当，前线连吃败仗，陈子昂两次进谏，不但未被采纳，反而被降职。“子昂知不合，因缄默下列，但兼掌书记而已，因登蓟州北楼，感昔乐生（毅）、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人莫之知也。”（卢藏用

《陈氏别传》) 蓟北楼即幽州台，故址在今北京市西南，唐时属幽州管辖。这首诗是陈子昂诗作中篇幅最短的一首小诗，却流传最广。它语浅旨深，包蕴深厚，激昂慷慨，成为盛唐之音的序曲。

【注释】

[1] 悠悠 广大久远。曹丕《月重轮行》：“悠悠与天地久长。”

[2] 怆(chuàng) 然：极度悲伤的样子。

【评析】

了解诗歌的写作背景，是正确把握作品内容的关键。卢藏用在《陈氏别传》里所说的“因登蓟州北楼，感昔乐生（毅）、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中的“诗数首”，指的是组诗《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这组诗歌包括七首小诗，都是感慨蓟地曾经有过的君臣际遇往事。历史记载，燕昭王曾在易水东南十八里处筑黄金台，置千金于台上，以延揽天下名士，一时乐毅、邹衍等皆来投奔，燕国由此兴盛。组诗通过缅怀燕昭王、燕太子丹礼贤下士的往事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通过慨叹乐毅“雄图中天”的遭遇，流露出自己的抱负无从实现的悲愤，还通过郭隗、邹衍被燕昭王重用的往事，述说自己知音难觅、生不逢时的感慨。《郭隗》一首写道：“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隗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在艳羡古人之余流露出其对个人才华的自信。诗人登台是为了怀古，怀古是为了抒情。如果说《蓟丘览古》是借咏史的方式来抒发个人的愤懑之情，那么，《登幽州台歌》便是以直抒胸臆的方式在天地之间发出的呐喊。诗人登高望远，遥想此地曾有过的明君贤臣的风云际会，回顾自己的坎坷遭遇，深感生不逢时，联想到天地无穷，人生有限，悲愤、孤寂的情怀难以平息，不禁怆然涕下，慷慨悲歌。

诗歌前两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写诗人仿佛置身无边无际的历史长河之中，无论向上游眺望还是向下游眺望都是茫然一片。《楚辞·远游》中有“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的句子，阮籍《咏怀诗》中也